

● 美国当代文学名著译丛  
Great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s Series



# 夜幕下的大军

〔美〕 诺曼·梅勒著

美国现代文学名著译丛

Great Contemporary American Novels Series

# 夜幕下的大军

● [美] 诺曼·梅勒 著

● 任绍曾 译

● 湖南文艺出版社

Norman Mailer  
THE ARMIES OF THE NIGHT

---

根据The New American Library Inc.1968年版翻译。

**夜 幕 下 的 大 军**

〔美〕诺曼·梅勒 著

任绍曾 译

责任编辑：周小立

\*

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发行

（长沙市河西银盆南路67号 邮码410006）

湖南省新华书店经销 湖南省新华印刷一厂印刷

\*

1990年10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850×1168 1/32 印张，11.5 扞页，2

字数，258,000 印数，1——6,100

ISBN 7—5404—0600—3

1·488 定价，4.70 元

## 美国当代文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

● 主 编：杨小石

● 副主编：潘国庆

● 编 委：王 艺 王效宁 邢 悦  
李 蔷 杨小洪 杨小石  
张承谟 曾果伟 潘国庆

# 美国当代文学名著译丛

## 总 序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美国文坛上，曾经先后作为主要创作方法的自然主义和现实主义开始受到怀疑，受到冲击，乃至遭到扬弃。导致这种情况的就是现在统称为现代主义或现代派的新的创作方法的崛起。现代主义的萌芽始于战前的欧洲，当时在美国只有福克纳（Faulkner）和多斯·帕索斯（Dos Passos）在作品中用现代主义方法做过初步尝试。到了战后，欧洲各主要国家经济面临崩溃，医治战争创伤犹恐不及，文学艺术的发展自然受到影响。而在大西洋彼岸的美国，这时则不容争辩地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俨然处于太平盛世，科学技术和文化事业无不迅猛发展，蒸蒸日上。在这种形势下，文艺创作上探索新的方法，试用现代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成为势所必然。在这个探索和实验过程中所采用的各种新的创作方法，大致有后现代主义、神秘主义、实验主义、非传统主义、后非传统主义，以及自我反省、内心独白、意识流等等，流派纷呈，令人眼花缭乱。然而这些按其主要创作方法而分成的流派，无论其与欧洲原有的现代主义在内涵上有众多的共同之处，也无

论其甚至与之南辕北辙，现在大都一概称为现代主义。由于现代主义作为创作方法，原是在否定现实主义的基础上脱颖而出的，因此现代主义与现实主义理应是水火不容，誓不两立的。但是将近半个世纪以来的美国文学发展历程，似乎对此给了一个相反的答案。

在那些否定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刻意开拓新的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作家中，十有八九都很难切断自身的现实主义渊源。他们在创作实践中不时有意识或无意识地采取了现实主义或自然主义手法。最早采用现代主义创作方法的福克纳就是一例。尽管他常常扭曲素材，突出细节，追求荒诞无稽和令人毛骨悚然的效果，不时采用不按情节发生先后顺序来叙述的表现方法，然而纵观他的全部创作，就情节安排和情景描绘来看，都不难发现现实主义传统的痕迹和自然主义的手法。他为了表现人类的绝望与毁灭这一主题，为了表达父孽子承这一思想，他所设计的情节结构，其渊源甚至可以追溯到希腊悲剧。他那最著名的巨著《押沙龙，押沙龙！》就足以使读者得出这样的结论。

再以在美国当代文学创作中占有重要地位的索尔·贝洛(Saul Bellow)和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两位犹太作家为例。这两位作家早年也都在主观上脱离了现实主义创作方法，进行创新实验。他们曾主张完全打乱故事的情节顺序，重新安排一种不依顺序的分段叙述，有时连细心的读者也不易找到使情节相连接的环节；他们的人物在整部小说的各个段落中时隐时现，出没无常，有时在后半部的段落中出现的某甲，又象是前半部的某个段落中出现的某乙；他们的第一人称的小说中的“我”，有时似乎就是作者本人，有时又显然不是。同时，他们也放弃了有因有果、有伏笔有交代的传统做法。当然，作

类似实验的远非他们两人，约翰·巴思(John Barth)、罗伯特·库佛(Robert Coover)、约瑟夫·赫勒(Joseph Heller)也都是热衷于开拓新写作技巧的有名的美国作家。然而到了晚年，这些作家又都在不同程度上回到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上，并以他们的实验成果丰富了现实主义。例如索尔·贝洛的《赫佐格》就是一部显而易见的主要以现实主义创作方法写成的杰作；菲利普·罗斯自从发表了《我作为男人的一生》之后，也日益明显地走上了返回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道路。所以著名的美国文学评论家基思·奥普达尔(Keith Opdahl)说：“在战后的美国文学创作中，现实主义占重要地位，不过这是一种复杂的、当代形式的现实主义。”他还说：“现实主义之所以长盛不衰，是因为它的适应性强，因为它从旨在将它取而代之的历次运动中吸取了各种各样的技巧。”由此可见当代美国文学创作方法的主流是现实主义，而这种现实主义是经过战后将近半个世纪以来许多作家的实验、探索、创造，然后通过筛选和扬弃而在手法上大大丰富了的现实主义。

现在编选的这套《美国当代文学名著译丛》的着眼点，在于较系统地介绍战后美国著名作家在探索和实验各种写作技巧过程中所创作的经受住了时间考验的作品。其目的，一则是向我国广大读者介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美国小说创作的精品，二则是向我国文学界和文学爱好者介绍当代美国各主要流派的著名作家在探索和实验各种写作手法和技巧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成果。正如基思·奥普达尔所说，这些作品的创作方法都含有现实主义的成分，当然也含有上述现代主义的各种成分，只是每部作品所含的这种或那种成分在比例上有所不同；正是由于创作方法上各种成分含量的不同，作家常可划分为这一或那一流

派。现在看来所谓流派，凡在文学创作方法上囿于一端，追求“纯正”，排斥“异己”者，无不昙花一现；凡既有明确主张，自成一家，又兼采各家之长者，无不有所成就。

曾记得，我们把朦胧诗视若洪水猛兽，把毕加索看作邪说异端，然而曾几何时，朦胧诗派在新时期文学发展中占有了重要的地位，仿效毕加索的作品也像仿八大山人笔意的作品一样受人欢迎。与这些诗歌和绘画一样，这套译丛介绍的各个流派的作品及其写作技巧，全都可以在百花园中争芳斗妍，参与物竞天择。最终，或红杏出墙，或化为肥土，这对于百花之园，有百利而无一害。

**美国当代文学名著译丛编委会**

1990年4月



## 独特的风格 细致的分析

(译序)

—

美国著名作家诺曼·梅勒所著《夜幕下的大军》一九六八年问世。一九六七年四月在纽约爆发了有二十五万人参加的反战游行，美国人民的反战情绪此后日益高涨。同年十月美国各种反战力量在全国动员同盟委员会的组织下，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向五角大楼进军的示威游行，作者参加了这次反战行动，随后在杂志上发表《夜幕下的大军》，不久成书，获一九六八年普利策非小说奖和全国书奖，在国内外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首先，让我们看一看此书的梗概。梅勒在布鲁克林家中接到老友米契·古德曼的电话，邀他参加十月二十日星期五在司法部门前的示威。届时将有代表全国若干学校和组织的反战青年向司法部长拉姆赛·克拉克交回征兵卡，以表示他们反对越南战争的决心。梅勒十月十九日到达华盛顿，因为在与古德曼通话前，他曾接到邀请，将会同罗伯特·洛厄尔、保罗·古德曼以及德怀特·麦克唐奈三位作家于华盛顿恩巴萨德影剧院召

开的反战集会上发表演说。参加这一集会之前，他应邀参加了自由派大学教授的聚会，喝足了波旁烈酒。到达恩巴萨德剧院时，听众已等候多时，梅勒因寻厕所迟到。他软硬兼施，替代了格雷齐厄充当司仪，主持大会，讲话出格，使用秽词，引起听众不快。他本想哗众取宠，结果适得其反。随后，他在海斯·亚当斯大旅社下榻，次日参加在司法部门前举行的反战集会。由于酒后宿醉影响，演讲平平。星期六，秋高气爽，他先与友人参加了林肯纪念堂前的群众集会，随后以名人身份置身游行队伍的最前列，与四、五万示威者，过阿林顿纪念桥，到达五角大楼的停车场。梅勒独自跨过警方为划定示威活动地区而设置的绳索，越过了警戒线，因而被捕。当晚被转移两次，在狱中度过。次日由于一位能言善辩的律师的辩护，他得以具结获释。星期天梅勒飞回纽约家中。至于声势浩大的游行，由于军警冲击而遭破坏，但它却震动了整个美国和世界。

## 二

《夜幕下的大军》分两卷，副标题分别为《作为历史的小说》和《作为小说的历史》。显然作者把这本书既看作历史，也看作小说。历史是建立在事实基础之上的，而小说则可以虚构；历史学家的任务在于揭示历史事件的意义，而小说家的目的在于通过虚构的事件和人物，获得各种不同的感情效果。我们说这本书是历史，是因为它详尽地记载了这次反战游行的实况；说这本书是小说，是因为它细致入微地描写了游行对于小说主人公梅勒的影响。

首先我们把它作为一本历史著作来考察。作者在第一卷第

一部分的末尾，为了强调他忠实于历史事实，曾这样解释：“假如这是一本小说，梅勒就将与一位女士度过当夜剩下的时光，但这是一本历史……。”第一卷第二部分第一节作者用“历史学家”作为标题，并一开始就说明要写这一事件的详细历史。第二卷第六节作者谈到第一卷的写作时指出，“……他是尽量根据自己的回忆来写的。他在回忆时非常注意事实，所以他写的只不过是一部记录。”

不论是第一卷还是第二卷，作者都是紧扣一九六七年十月进军五角大楼，反对越南战争示威这一主线来展开他的叙述的。第一卷的三部分的标题分别是“星期四夜晚”，“星期五下午”和“星期六的行动”，清楚地表示了作者是按照时间顺序来陈述这一反战事件的发展过程的。第二卷作者交代了游行的政治背景和组织酝酿过程，分析了各种政治力量组成同盟的可能性以及分裂的危险，随后描写了斗争的形势，在五角大楼前文明抵制行动的发展和示威者和士兵对峙斗争的实际情况，因此也不失为记实。

第二卷第一节作者交代他的创作方法时，曾谈到撰写历史难免有误差，第六节在比较了一些有关报道之后明确地指出“要不偏不倚地写一部有关进军五角大楼的历史永远都不可能。”由于视角不同，立场不同，历史学家或作家会对同一事件作出不同的描述，甚至对诸如参加集会人数的统计也相差甚远。由于这个原因，诺曼·梅勒不仅希望报道这一事件而且力求解释这一事件。“用写史书的方法是无法解释那些发生在五角大楼的神秘事件的。只有依靠直觉写作的小说家才能胜任这一工作。”作者在第二卷把小说比作显微镜和望远镜。他认为新闻媒介的宣传制造了一片模糊的森林，挡住了历史学家的视线，而

小说则提供了看清事实的工具。要把握一个事件的精神，描写这一事件参加者的感情和精神、心理和道德，就必须用小说取代历史。所以梅勒采用了小说的方式创作这部历史，因而这本书成了人们所说的非虚构小说（Non-fiction Novel）

新新闻报导是六十年代美国现实主义文学里出现的一种文学形式。一方面汤姆·沃尔夫（Tom Wolfe），吉米·布莱斯林（Jimmy Breslin）等一批记者，专栏作家在写报道时一定走出报社，亲临现场，了解有关人物的谈吐，举止，容貌以及环境等细节，不仅对事件作客观的报道，而且对人物的主观的内心感情作细致的描写。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们采用了从传统的对话到意识流等所有的小说手法。而另一方面象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詹姆士·鲍德温（James Baldwin），乔治·普林普顿（George Plimpton）以及本书作者诺曼·梅勒等小说家都坚持深入生活，作实地调查，搜集大量的资料和录音，在事实基础上，以小说的手法，对事件进行生动的叙述和分析，结果产生了美国文学中的重要作品。如《残杀》、《纸狮》等著名的非虚构小说。新新闻报导作为一种创作方法和文学形式，经久不衰。读一读J·安东尼·卢卡斯（J Anthony Lukas）所著的《共同立场》便可了解。作者以社会历史学家的宽阔的视野和小说家的叙事技巧，通过对三个家庭的记述，描写了七十年代的波士顿。作品问世以后受到美国文坛高度重视。一举获得普利策等四项大奖。这说明新新闻报导是美国文学中应该受到重视的一种现实主义文学形式。

梅勒从写作生涯初期就十分重视生活。为了创作战争小说，他从哈佛大学毕业后便带着明确的目标，入伍当兵，历时两年，退伍之后便创作了他的成名作《裸者与死者》。随后的写作生涯

中，他长期为报刊撰文，也为颇有影响的刊物撰写报道，这些为他写非虚构小说《夜幕下的大军》打下了基础。

菲利普·罗斯认为在创作中“事实与虚构混淆不清”。在斯蒂芬·马柯斯 (Steven Marcus) 所著《采访诺曼·梅勒》一文中，征引梅勒的话说“在经验与想象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这种想法促使梅勒在写实的同时充分发挥他小说家的想象。在这本书中就反战事件而言，梅勒并未虚构，但是他任凭想象驰骋，在叙事、议人之中不断出现丰富的联想和出人意料的比拟。从拿在一个年轻黑人手里的一片白面包，他联想到黑人的斗争！他忽而把自己比拟为约翰逊，忽而又把自己比拟为西班牙的著名斗牛士。在展望两个儿子的未来时，他把他们放在橄榄球场上加以考察，让他们担当不同的角色，来说明他们个性中的特点。在他被捕之后，有一次把自己说话的声音描写成象马龙·白兰度，而一位作家的眼神竟象克伦威尔！就连五角大楼也跟古埃及的建筑联系起来，而波多马克河也成了美国的尼罗河！

梅勒认为作家执着追求的是“抓住现实”。在他看来“现实比想象更为曲折离奇”。在描绘林肯纪念堂前的群众集会时，梅勒的思想飞到了独立战争的年代，他见到了“象身穿绿色军装的联盟军新兵一样，向第一场布尔渊战斗进发。”“产生这些荒诞不经的联想”，用作者自己的话说，“是因为梅勒为其时、其地那些衣着不凡的人群和余音缭绕的音乐所陶醉。”在另一个场合，那壮观的示威场面甚至使他联想到法国大革命中革命群众攻打巴士底狱。这种跨越时空的联想不仅描述了当时声势浩大的场面，而且烘托出了炽热的气氛。数笔勾勒出的素描固然可以逼真，但是通过色彩、光线、对比、层次的应用，却可以使一幅图画更为真实。从这个意义上讲，梅勒确实利用想象，让

读者感受到他笔下的人物和环境的真实。

梅勒具有独特的语言风格。根据描述的需要，他应用各种文学形式和各种语体。总的说来梅勒的语言凝练、浑厚，或由于阐述富有哲理，或由于联想过分离奇，因而有时近乎隐晦。一般地说，叙述事实时，他的文字流畅，描绘人物、场景或作心理分析时，他笔触细腻，文辞简洁，算得上散文的佳作；有时叙事中他想象丰富，热情奔涌，就连作者本人也感到有的段落富有诗意；有时他笔力雄浑，凝练的笔触，独创的见解使许多段落浑然一体，堪称上乘的杂文，如对小城镇的缅怀，对南方人性格的描绘；叙述中又有说理，这时他结构严谨，层层深入，自成一体，算得上具有逻辑力量的论述文。这样梅勒不仅打破了现实和想象的界限，而且熔散文、诗歌、杂文、报道、评论于一炉，创造了自己的语言风格。

根据汤姆·沃尔夫的理论，新新闻报导体一般采用以下四种小说手法。

1. 采用新新闻报道体的作家继承巴尔扎克、狄更斯等现实主义大师的手法，着眼于场景的描写，而尽可能不拘泥于历史顺序的叙述。在对一个个场景的描写的基础上展开主题。这样他们便可以以目击者的身份来报道事件，记录当事人的感受和他们的对话。

只须看一看《夜幕下的大军》第一卷的标题，人们便可以了解诺曼·梅勒是怎样以场景为基础来设计这本书的。三部分的标题体现了作者按时间顺序记述这次反战示威事件，可是他又不拘泥于历史的叙述，而是从一个场景跳到另一个场景地记述事件的发展。三个部分的每一节都集中于一个场景，从梅勒的陋室、自由派的家宴、恩巴萨德影剧院、司法部门前的抗议、

教堂前的集会，进而写林肯纪念堂的群众场面，五角大楼前的斗争，最后以对监狱和法庭的记述结束，给人以身临其境的真实感。

2. 在描述场景时梅勒力求刻划人物，而刻划人物最好的手法莫过于使用其对话。狄更斯利用对话使人物在读者头脑中留下深刻的印象，梅勒在这本书中也有效地使用了对话。主人公梅勒的无礼、虚荣、矜持的性格以及他的担心、胆怯、矛盾的心情作者都通过对话加以表现。至于评论家麦克唐奈，诗人洛厄尔，政府特派员，与梅勒同时被捕的纳粹分子，左派人物蒂格，以及最后帮助梅勒获释的法官赫斯考普等人物，作者都通过他们自己的讲话来刻划他们的性格特征。当然，这毕竟是一本非虚构小说，对话远不及一般小说多，但作者每用对话必对人物性格的某一方面有所揭示，如特派员的无能，纳粹分子的敌意，赌场老太对越战的冷漠以及法官的善辩，主要都是通过他们自己的话语加以揭示的。

3. 在描绘场景时，梅勒以第三者的视角进行叙述，让读者进入人物的思维活动，与人物共同经历感情现实 (emotional reality)，从而使他们引起感情上的共鸣。梅勒区别人 (being) 与人物 (character)，他认为“一个人物可以从整体上加以掌握，可以清楚地加以了解，而一个人，他的本性在不断地变化。”《夜幕下的大军》通过第三者审时度势，发表议论，抒发感情。通过其视线审视一个个场景。这第三者使主人公不断变化，作者从社会的多样性出发，根据人物在不同的场合扮演的不同的角色，称他为“冥思者”、“畜牲”、“存在主义者”、“历史学家”、“小说家”、“将军”、“参加者”、“主人公”，或者索性叫“梅勒”，这为观察和反映现实提供了多个视角，因而可以使作

品获得引人入胜，扣人心弦的效果。

4. 新新闻报导的另一个艺术方法是描写象征性的细节(symbolic details), 如手势、习惯、姿态、衣着、对人的态度等等。梅勒在写人物时总是把人物的身材、容貌、肤色、头发、神情、举止、衣着, 就连衣服的颜色, 衣料的质地都一一作细致入微的描写。主人公梅勒的西服、背心、领带都有交代。女主人客厅中的陈设, 墙、地毯、桌布、窗帘的颜色, 油画和雕刻品的风格也都在他描写之中。在写场景的细节方面, 应该说“巫师和摇滚乐队”一节最为突出。一批企图为五角大楼驱魔的嬉皮士在梅勒的笔下可谓活龙活现。他们的奇装异服, 使用的乐器, 嘴里哼着的调子, 做的动作, 所取的姿势都跃然纸上。作者还执意重复他们哼唱的内容, 不仅烘托出当时的狂热气氛, 也把颓废派的荒谬写得淋漓尽致。

当然诺曼·梅勒所采用的艺术手法不限于此。内心独白, 意识流, 视角的变换等手法在这本书中都有体现。在简洁的描述中掺杂着点点滴滴的学识, 零零星星的回忆, 有时又突然插入对社会的议论, 有时又有第三者发出的直接呼语(apostrophe), 甚至还有呻吟, 废话, 脏话! 所有这一切都是为在感情上打动读者, 在理智上影响读者。

所以我们说这是一本非虚构小说, 从不同的意义上说, 它既是历史又是小说。梅勒在一九六七年反战游行之后不久, 即在《哈珀》杂志上发表了《夜幕下的大军》。成书时又写了第二卷。第二卷是不是为凑足字数? 如果不是, 那两卷有何联系? 又有何异同? 第二卷开头梅勒便交代: “小说家把接力棒交给了历史学家, 脸上露出愉快的微笑。”第二卷第六节他又指出: “第一卷显然是披着小说伪装或外衣的历史, 或者是表现为小说的



历史，而第二卷则是一部用史书风格写成的货真价实的小说。”从这两段话看，作者在第一卷中是作为历史学家用小说的艺术手法写历史；第二卷则作为小说家以写史的方法写小说。说到底梅勒是力求打破历史和小说的界限，他自己也就一身二任。但是紧接上面这段话，他在括号里补充说：“当然，包括作者在内的所有的人都会继续把第一卷说成小说，而把第二卷说成历史。”这话不无道理。为什么“所有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看法？理由有三：一、第一卷自始至终以主人公的活动为线索展开，从梅勒接到邀请，参加示威，直至被捕入狱。作者在第一卷末尾谈到本书的创作时说“他随即撰写进军五角大楼的历史，但写来写去还是成了他个人这四天的历史”，也就是说第一卷主要是写个人，围绕个人写事件；而第二卷则以整个事件的进程展开。尽管偶尔也提到梅勒，但他不再处在中心位置。如果说作者在描述梅勒进入五角大楼的停车场前还兼顾到整个事件，在梅勒与士兵对峙之后，特别是他被捕之后，注意力已完全集中在主人公身上。至于整个行动的筹备组织，目的任务，策略运用，各种政治势力的分歧和联盟的可能也不得不在第二卷前五章加以交代，梅勒被捕之后的斗争形势，五角大楼前事态的发展经过，作者也不得不根据各种资料在第二卷中进行阐述，所以第二卷中引用的报刊报道很多。二、第一卷通过第三者的视线描写事件，同时又着眼于写事件对主人公的影响，包括主人公在不同场景中的思想、情绪、联想和议论。尽管作者力求真实，但毕竟是主人公梅勒的亲身感受，因而带有主观色彩。第二卷则是客观的陈述，尤其是前五节基本上是直截了当的叙事，第六节以后大段大段的引证更给人以记载史实的印象。三、在创作方法上第一卷以小说的艺术手法为主，因此容易引起读